



天国龙儿传

宋
梧
刚
著

湖
南

5

版
社

I247.5

3044

BK831/5

3

天国龙儿传

宋 梧 刚 著

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



B

468335

天国龙儿传

宋梧刚 著

责任编辑：马小驹

•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•

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75插页：2

字数：159,000 印数：1—30,500

ISBN7—5404—0222—9

I·167定价：1.50元

目 录

天国龙儿传	1
窟踰堂乐	82
奇杰走东瀛	110
飞出桃源	162
江南第一腿	211
峨嵋异闻录	231
后记	245

天国龙儿传

(翼王之子)

咸丰十一年（辛酉年）十一月十六日，发逆石达开率部十余方闯入……厅属大震，二十一日贼由泸溪入乾境，河镇两营不支，贼遂至城东沙子坳。……初一日乃由高岩河窜永绥而去。

是役，擒发逆贼百三十名，耳级百二十双，器械四百余件。

——《乾州厅志》

因军情紧张，行动不便，翼王把刚生的小儿托给了他的家住鸡鸣寨的苗族部将石明树，由他抚养成人……如今，鸡鸣寨，寨阳，还有他的后辈呢！

——传说

第一章 黑夜遗子

夜黑如墨，风厉似刀，正是黎明未至，春天来临的时刻。
但见水声潺潺，迷迷濛濛的峒河边，伫立着一尊岩峰似的

身影。

陡然的电闪，亮出了那人的形象：头大如斗，口阔容拳，隆準丰颐，双目闪闪如电，五尺以上身材，三十来岁年纪，头戴龙冠，腰悬宝剑。他脚上鞋袜虽沾着斑斑泥点，疲惫中仍不减夺人的英气，身边一匹玉狮也似的大马，昂首侍立，不嘶不鸣。

“这里叫什么地名？”黑影的声音象洪钟。

“回禀翼王，这儿叫鸡鸣寨，纯粹的花苗区。”回声从几处荡来，才使人们知道，两厢都站有卫士。

“呵，河看来倒易渡，对岸的山，可真叫高耸入云了！”

“翼王，河也并非易渡呢。这里河床深，如果来了强盗水，更难；山，您已看到了，可不比宝庆，那里是丘陵带，这儿山叠山，过了一山又一山！”

“呵——”黑影转入了沉默，只剩下岩峰似的身影伫立着。

这就是翼王石达开。他本是广西贵县白沙人氏，论家道，尚称殷实；论读书，曾得秀才；论才干，十八岁承办浔州盐埠，深得盐贩之心；论为人，事母至孝，远近赞扬。可惜，他是个客家人，在当地土客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，他不得不自谋出路。其时，正值洪秀全起事之初，既乏诸葛智者，又少邓氏铜山，所以，当胡以晃、韦昌辉用“陷之于罪”的方法，赚石达开上山时，他当即率二千人奔从，并参加了1851年1月的金田起义，任左军主将。以后，洪秀全决定从广西进军湖南，他被封为湘军都督前部第二天将复汉将军，又因为第一天杨秀清与胡以晃、秦日纲等留守全州，这远征大军就以他为最高统帅了！

当其时，刚过二十的他，何等壮怀激烈！行前，他亲撰檄文布告道：“前部都督第二天将复汉将军石，谨奉大汉千岁洪，以大义布告天下：盖闻归仁就义，千古有必顺之人心；返本还原，万年无不回之国运。”他怒目张须，历数清廷大罪：“扬州十日，展毒日而漫天，嘉定三屠，匪腥风于遍地……非我族类，视为仇讎，稍开嫌隙之端，即召死亡之祸……惨杀儒林，狱兴文字，法重捐抽……”他陈述自己参与的起义为：“奉汉威灵，悯民水火，……崛起草茅……早卧薪以尝胆，爰破釜以沉舟。”他宣扬起义声势：“山岳为之动摇，风云为之丕变。”西征之后，他确实显示了自家的抱负，张扬了自己的军事政治才能。12月，洪秀全分封诸起义兄弟时，以他为翼王。咸丰五年，亦即太平天国辛开五年，他在湖口与秦日纲、罗大纲等大败曾国藩的湘军，并夺回武昌。次年，又与秦日纲攻破清军江南大营，军威大震。

哪知祸起萧墙！东王杨秀清嫉贤妒能、专横拔扈，而北王韦昌辉又心胸狭窄、性急如火，于是，内讧顿起。他石达开本怀仁厚之心，自然希望内讧早早平熄，但只因对乱杀无辜的北王军队责备了几句，哪知韦昌辉却连这点度量也没有！竟操刀赶杀他一家。可怜他一家数十口，惨遭杀戮。他幸得身免，脱逃到安庆。于是集合旧部，起兵讨韦，并被调回天京辅政。

然而，他在京辅政不过半年多一点时间，洪秀全又深妒其才，猜忌日甚，说：“夺我位者，舍达开其谁与？！”石达开惶恐不安，于是借西征之名，率领十万精兵，远离天京，企图另辟天地，重干一番事业，谁知竟陷入如此境地。

“三次入川均未果，此行难道永消沉？”面对这叠叠险山，

他不由得生出关山难越之感了！

忽然，身后不远处传来阵阵蹄声与笑声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，值此军情严峻之时？！……”他心生疑窦，正要出言相询。一骑已飞驰而至，马上跳下一个模样儿与他长得一般无二的卫士，他才知是贴身护尉阿忠到了，便稍带严意问道：“阿忠，此时此地，笑从何来？”

“启禀翼王，喜气来，紫云开，嗣君千岁带笑来！”那阿忠竟用客家的顺口溜报起喜来了！

“呃，嗣君千岁？”翼王说着，不禁惑然。按太平天国国制，诸王生女称金，生子称嗣君千岁，石达开虽有几位王娘，但戎马倥偬，甚少房事，而正王娘及原有的几个儿子，又在内讧中杀戮殆尽了！此刻又哪来什么嗣君千岁呢？

原来，去岁牛郎与织女架鹊桥渡银河时，他围攻宝庆未克，为思对策而踱进效野桃李园中，见园中桃花已残，李花将谢，想及自身处境，不觉朗声念起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来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……”这时，一声似苦若甜、似嗔若爱的话语撞入耳鼓：“这就是天将的钟声么？天将的钟声，应是洪钟而不该是丧钟呵！”他心中一震，循声觅去。咦，竟是一位正在舞剑的女子。石达开本是剑术名家，一看便知此女剑技精湛，但见她：轻盈灵巧却又处处有力，处处有力而又不落剑法之道。他不免赞叹起来。那女子剑路方止，石达开眼前一亮，原来这女子秀眉皓齿，酥胸玉腕，竟不啻嫦娥降世，仙姝下凡！他正想上前询问，那女子双足一点，纵上树梢，如燕子穿云，须臾不见。他不禁

怦然心动，决心查访。堂堂翼王，要找个女娃，哪有不得之理呢？手下人很快查到此女居处，石达开立即登门造访，那女子却隔帘说道：“妾蒲柳之姿，平庸之技，然心接云天，惟比翼齐飞者可得之。否则，纵得吾身亦不能得吾心也。”石达开听后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正是汝入云之姿印吾目，高昂之音入吾耳，吾方三顾而求之，吾岂沾花惹草者流耶！”这时，女子才启帘而出，亲自接待翼王。合卺圆房之夜，俗儿女自不免絮絮谈情、缠绵缱绻，她却和翼王讨论谋略剑技，使那些偷听的亲兵们个个汗颜。三夜之后，这新王娘竟失所在，石达开忙问亲兵卫士，那阿忠上前说：“新娘娘留有一信，请王爷过目。”信中说她已去女兵营教习拳棍去了，并劝翼王专心军务，振作向前……自此之后，翼王因拔军西征，路途艰难，极少有暇，而暇时又往往正值这王娘教习女兵的高潮，以致两人竟不曾再效于飞了！

“莫非是七月前，新娘娘……可是，”翼王不无诧异。

“接生婆说，游王娘是因为鞍马劳顿而致的早产！”

“呵！”石达开默然良久，语道，“孤是太对不住她了！”

“可游王娘却连这也不让告诉您咧！”阿忠的言谈中满怀崇敬之意，更引起石达开的猛省。一种可能会失去她的念头使他心中一紧，他手一招，高大的玉狮马立即奔来。他身子一纵，玉狮马便驮着他向后奔去。

刚行不几步，漆黑的后方便传来游王娘虚弱而坚定的声音：

“王爷请速回蹬，渡河上路要紧！”

翼王略一迟疑，游王娘已经驰近。高空中电闪的炽光，照得她脸色象当年他们相会时将谢的李花。呵，鞍马的劳顿与产

后的失血削去了她脸上常有的桃红，增添了冰雪般的肃冷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游芸。”翼王疼爱地叫道，“你怎能这样不顾身体，争强斗狠！”

“争强斗狠有什么不好？”游王娘说道，语势凌厉而话声柔美，“王爷，此时此刻，不争强斗胜，等于自甘败亡。义军败亡，王爷您自身也将不保，妾身还能腆颜于世么？”

石达开的心中又是一震。立刻回马，下令：“渡河！”

先遣军开始渡河了。夜雾下军队被笼罩在一派迷濛之中，唯闻铁篙点石的“叮当”声。

“看来，翼王的军心还是坚如磐石、硬如钢铁呵！”游王娘道，柔声中饱含鼓励与慰藉。

翼王感动了，这个钢铁汉子不由得柔声说道：“游芸，只是苦了你呵！”

“王爷说哪里话来？只要您在，义军在，天国在，妾身安危，又算什么呢？”说完，游王娘似乎意犹未尽，又以甜美的歌声唱道：

妾本天涯草一枝，
春生秋竭任荣枯，
但得君心常忆念，
严寒酷暑亦春时！

“只有你最合孤心呵！”翼王感慨再三。

“请翼王及游王娘过渡！”亲兵上来接驾。

“好！”翼王应道，和游王娘在左右的簇拥下，向渡船走去。双双坐定，水手点篙。不知是船的摇晃还是篙的震荡，船

上的婴儿“呱呱”连声了！

“别哭，孩子！”石达开走过去对那婴儿说道。然而孩子“呱呱”如故。

“别看您是翼王天将，声威赫赫，可娃娃才不管这些呢，还是我来吧！”游芸微笑着，说完就与娃娃打起“阿公”来。

“阿公——阿公——阿公——”

“呱呱——呱呱——呱呱——”

象唱对台戏似的，越哄越吵，越哭越厉害！

“这……”两人相视木然。现在可是需要安静的时刻呵！

“翼王，不必操心了！过渡后，我们为您去找一个奶妈，专门照顾这孩子，再派两个亲兵保护，就解决了！”阿忠道。

“不，”游王娘说话了，而且说得斩金截铁，“我看还是留在这儿寄养为宜！此去西川，里程数千，为避免清妖发觉，多数时间需在夜里衔枚疾走，不能因孩子误了大事！”

“这不好。”还未待翼王说话，阿忠便抢先说道，“王爷的长子定基，已死于韦昌辉剑下，次子定仁，也被那恶贼摔死，这活泼泼的新生娃娃，还能不倍加宝贝，随身带着么？再说，王娘们除已被杀害的黄王娘外，马、刘、潘三王娘，子女均在身边，何独游王娘须如此呢？！”太平军乃农民义军，上下之间言语交谈较为宽松自由，所以阿忠插话，并没有人介意，何况这只是家庭琐事。

“母子之情，天生厚实，我怎会独无？！”游王娘说，“只是诸王娘之子，均已能放置马背之上，纵有不测，无祸于军旅，而我儿生不逢时，旅途征战，实在难以保全，更何况有害于战

斗？因此，妾身只好提此不情之请了！”

翼王望了望电光辉映下的小脸蛋，一时不知如何答复才好。而这时，游王娘竟跪了下来。

“你这又是干什么？”

“娃娃行将离去，妾身恳请王爷尽早赐名。”

翼王鼻子里“嗯”了一下，却许久未予作答。这当然不是因为学浅才疏，难以为儿子取名定字。想他饱读诗书，是个秀才，子曰诗云中，选个名字还不易如反掌！问题在于要取个既准且佳的名字，倒也颇费神思。翼王多子，长子系原配黄债文所生，取名定基，其意甚明，然已不在人世了；以后诸子，以“仁义礼智信”为名。可如今他觉得，这些名字，似都偏于一隅。莫非这就是命运不佳之因么？他心中一动，“嗯，偏不佳，全才好。就取名定全吧！”

“好极了！”游王娘脸上泛起一丝红晕，“文武双全，智勇双全，安全无恙……”

“到岸了！”只听见亲兵一声喊，船已靠岸了。

“下船吧！王爷！”游芸催着石达开下船，然后迅速包扎好孩子，写上年庚生月，又从头上取下一根金钗，别在孩子的小褂上，一切准备停当。她咬咬牙，将孩子挂在内舱之中。刚刚松手转身，“呱呱”之声大起。

“孩子，娘顾不得你许多了！你，也只有太平义军胜利了，才能太平呵！”她纵身一跳，赶到翼王身边。

这时，陡然电闪加剧，雷声轰鸣，大雨倾盆而至。暴风骤雨中，只剩下几声微弱的“呱呱”声传来！

“孤真担心呵！”翼王心软了。

“您怎么也婆婆妈妈了！”游芸极力以轻松的语调说道，身子转了过去，不断地用袖子拭目，不知是为拭干雨水好认路，还是揩干泪水以防夫君担心……

“呱呱——呱呱——”

哭声仍断断续续传来，然而他们却再也无法后顾了。苗岭特有的岩烟，象爆破后的沙雾，象狂风赶的白云，霎那间便把山包裹起来，入川的路已是更加云缭雾绕，吉凶莫测，回眸顾盼的闲暇还能有多少呢？

“呱呱——呱呱——”

第二章 绝峰学武

“呱呱——呱呱——呱——”

娃娃的哭声越来越弱，越来越低，难道这位嗣君千岁刚生之夜，就是毕命之时么？

这倒是很难说的。原来这苗山的渡船，一向是无人驾驭的野渡，船倒是有一只，只不过用竹缆作索，索端吊一铁环，无人渡时，拴在木桩之上，有人来渡，便自行挪动吊环，扯着钉在两岸木桩上的大竹缆，由此而彼，由彼而此地渡越，古诗所谓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用在此处，贴切不过。而且，在这正处隆冬时节的高寒山地，苗民衣单裤短，还是围炉向火之时，谁会早早来此过渡呢？

“喔喔，喔——”远处传来公鸡的啼晨声。

“嘿，大兴寨的鸡才叫，中兴寨的人已到！”一个中年汉子，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快步走向渡口。这汉子头缠苗家特有的花布头帕，穿一件蓝色无领衣，青青的大布裤，裤脚只齐膝盖，小腿打着青布裹腿，腰上别着一把砍刀，肩上有一个绣花的白布褡裢。显然是个典型的花苗男子。只见这汉子一脸英气之中透着喜气，这英气的来由，只要从适才那声“嘿”即可明白，原来他是中兴寨人，而这花苗三寨，都曾参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二年的“乾嘉暴动”，由于人人敢打敢冲，清军称之为“三凶”，管最大的山寨为大凶寨，以此类推。苗家则反其意，自称“三兴”，代代相传。这汉子既为“三兴”之人，脸上焉能不透出一股英气？至于那喜气，则来自家中，他老婆要分娩了。

他一纵上船，解缆便走。

“咕——哇”一声微弱的啼哭从舱内传出。他当然一听便知，走进一看，但见那娃娃已快要落气。呵，长得很秀，但很小，而且没半点血色，包的布是一块缎子，外面是一条青丝帕，怀中有一幅写有红字的布条，被一支黄澄澄的金钗别在小褂上……噢，这太奇了：从来只有穷人才丢儿女，可这娃娃的穿着，不象粥水也有一口进肚的人家呀！莫非是大户人偷情的私生子？啊哟，这可是老辈子说的，“接了烂手，看了烂眼”的呵！但是，瞅着这娃娃的哭相，又有所不忍……终于，刚开动的船儿又掉头了，“今儿这个场不赶了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嘛！”

“怎么？这样快迅就转回来了！”妻子腆着肚子，见他前脚进屋，就问。

“恭喜老婆，贺喜老婆。”他笑咪咪地回道，“我给还有出世的娃捡了个哥哥回来了！”

“嗨，有生伢儿他爹，你做事怎么这样不过想，添个娃就添把口，愁过仓里有没有？”

“这倒好说，眼下太平军刚过身，苛捐杂税清了汤，绿营兵还有顾得上，还会少他蚱蜢肚子几粒粮！”

妻子向来是顺从的，何况丈夫挑起了硬担儿。只是山里女人家素性好问，遇事总喜欢问长问短。她看过了红字布条，还要看黄金钗。其实，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识一个，这布条上的字儿又如何认得清白？然而，那黄金钗却使她又喜又忧，喜的是从有见过的东西竟伴着这娃来了，忧的是这娃娃如果不是大户人家的私生子，就只能和——夫妇俩不敢想下去了——昨夜过路的翼王有关：他们劫富济贫，只有他们才会把这贵重的东西别在娃娃身上！

好在很快吴老舅的堂客就生了个女娃下来，便报了个双胞胎。这种穷山恶水的地方，自顾还常常不暇，谁会老去盘问别人？于是三周后是满月，满月后就是周岁。一朝走得动了，两个娃更好在火塘地板上摔摔打打，“瓜儿吊大的，娃儿摔大的！”

日月如梭，转眼八载，翼王之子成了苗山之子了！

这是沉重的八年！就在忍痛留下他娃娃的那一年，翼王石达开就因抢渡大渡河未成而陷入清军牢中，虽说后来生死不明，可毕竟是失败了！中国的历史上，向来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谁又会为这失败的英雄唱一曲长相忆的挽歌呢？第二年的六月

二十六日，天京陷落，一般便以这日为太平天国结束之时了。即使延至捻军在山东徒骇河失败时，^①即同治七年六月廿八日，也是两年前的事儿了！

然而，八年没人来找。吴老舛知道，这娃娃是天降于他的了！

这娃娃原被含含糊糊地称为“吴大龙”，是配那迟半天生的小妹“吴小凤”取的，此刻吴老舛决定恢复这娃娃原来的姓名。原来，他悄悄地请一位老书先生看了那贴身的字条——“石定全”。道理呢，一来石娃他二老肯定都已不在人间，因为如果是本地不远的人户，不会不露一点口风的！二来自家不会再生了，两兄妹将来就是两夫妇，省得又置嫁奁又做酒，这有多好呵！

定全当然不懂这些，只是越长越惹老舛夫妇喜欢，这就更使夫妇俩想要好好培育一下他了！

苗乡习见，儿女能文武兼具，当然是上上的，但学文得花许多钱，非“牛把总”一类人家莫属，而武艺却是家家都懂一点，请个师父那是“驼子作揖，起手不难！”

此地靠近四川，盛行的是四川拳种。八岁的孩子可以单独守苞谷地了，而守苞谷地的要务是对付猴子。老舛决定先授他峨嵋猴拳。

峨嵋猴拳，少林寺中称为“劈卦掌”，虽在少林七十二绝艺之外，但极其难学难精，故历代少林的众多门徒中，竟没几个学它，以致濒于绝传了。老舛早年曾在这种拳法上下过不少功

① 这是历史学家对太平天国末期的两种算法。

夫，也不敢十分自专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揣想八岁的伢儿，只怕会不肯学！老舂眨巴了几下眼睛，想先逗逗这伢儿。于是，他牵到孩子面前，踮脚抓腮，舞弄了几下。哪知这法儿却也灵验，孩子果然停下了其它的游戏望着他，只是还有点儿心不在焉似的！

“这孩子，大约是以为我逗着他玩，不晓得这就是武艺，所以才不在乎吧！”老舂心想，便道：“龙儿，”他仍难改这呼之已久的乳名，“来，阿爸教你几招武艺：‘上打雪花盖顶，下打枯树盘根；左打盘龙戏水，右打鹞子翻身，前打两抓，后打两扒’；进一步，‘摆开太子少一点，黄龙戏水下勾子’；再一转，‘猛虎咆哮出山林，飞天鹞子大翻身’……”

授完，老舂让龙儿自演。只见他动作适度，特别是那双眼儿，滴溜溜的，一双手儿缠而柔。老舂一惊：鬼来得陡！怎地他象练过似的？嗯，这一番我不教猴拳招式了，改用猴棍击敌之方，来考考他！

主意一定，这位做父亲的“呼”地一起，便操棍打来。依照常规，孩子既然学时满不在意，这种时候就该手忙脚乱了，哪知这龙儿可真象条龙，棍棒击下，便纵身抓住棒端，父亲随后一拖，竟被他用力勾住，父亲手一松，他夺棍便打过来，父亲一避，他又持棍追赶……

咦，这是哪样原因呢？那时候苗乡习俗，“不懂的事情不解的题，总求理老决迟疑”。吴老舂跑去问理老了，这理老名唤“吴中兴”。他十八岁那年，正赶上乾隆六十年的湘西苗疆大暴动。这场暴动为时虽只三年，到嘉庆二年便结束了，可却是牵